

生的意志

·張福慧·

淒清的夜晚，他一個人孤零零地坐在暗室裡，沒有燈光，即使月色也因窗簾的原宿無法透射進來。這樣，他覺得舒服些，雖然無盡的空虛籠罩在他的四周。

有人說，回憶的世界雖免不了傷感，但仍然是美麗的，至少在心靈空虛的時候，它會引人進入一個安慰的寧靜並柔和的境界。

他，周培克，一個中年的商人，原住在廣州，擁有一家頗具規模的商行，並且一個美滿康樂的小家庭。妻子淑芳是一個非常賢慧而體貼丈夫的主婦，自從君麗（他們的惟一的女兒）出世後，更使家庭增加了無限和諧幸福的氣氛。無情的烽火毀了多少幸福的家

，萬惡的共產黨來了，他們得設法從可怕的魔掌裡逃出來。

可憐淑芳爲了和母親道別，在娘家與母親依依不捨的當兒，耽誤了最後一班的班車，殘酷的環境活生生折散了他們恩愛的夫婦、可愛的家庭了。

到了臺灣，培克總是在愁鬱中打發着平淡的日子。

他漸漸地兩鬢白起來，額上的皺紋刻劃着飛逝的無情歲月，他老了，蒼老得連自己都不敢置信。

值得欣慰的是君麗慢慢地長大了，像成熟的葡萄有着豐滿的顏色，她在父愛的溫馨下無憂地生活，是不知道外來的風雨的。

說真的，她臉上的笑渦，還有那盈盈靈活的明眸，能說不跟她的母親一般地神似嗎？

此刻，培克等候着女兒的回家。最近她常常弄到深夜才回來，他實在放心不下。

誠然，做父親的應該盡量教養自己的子女，他不能辜負這份天職，更何況他不敢想像鐵幕中的愛妻，仍否平安地活着，現在君麗是他身邊惟一的親人，也是他的命根，他不能沒有她，他們是應當相依爲命的。

「嘟嘟，嘟嘟……」汽車的音響劃破了沉寂的夜空，把他從苦惱的、複雜的思索中驚醒。

拉開了窗簾，從窗樓沿望下去，他發現由一部流線型的汽車下來的一雙男女，男的是一個油頭粉面的少年，女的正是君麗。

輕浮的少年吻別君麗，她沒有拒絕。他看得有點生氣，胸中忿懣的，真想下樓去教訓他們一頓，但他沒有那麼做。

「爸爸：您還沒睡？」

「唔，天熱，睡也睡不着。」他誠懇的聲音：「麗兒：妳又到這半夜才回來？去哪兒了？」

「啊，爸爸！」她很自然地說下去：「應酬，是免不了啊，今晚一個同學生日，我被迫着非參加他們的Party不可，又有什麼辦法？」她把雙手一攤，聳了聳肩，作一個無可奈何的表情。

「好，好……我拗不過妳，不過，孩子！不是爸爸管妳，妳明年才高中畢業哪，整日不讀書東遊西蕩的不像話呀，自己要檢點些，可不要到時候畢不了業啦！」

「爸爸！」她厭惡地喊。

「我問妳，剛才送妳回來的哪個人是誰？是誰呀！」

她臉上泛起了紅霞，帶着三分嬌羞似的說：「他，他是……是我同學的表哥，曹——靜——海！」

「孩子，妳聽爸說，爸不反對妳交朋友，可是這年頭壞人可多着哪！」

「爸，我知道！」她不耐煩地：「其實他對我好，還常常送東西給我呢！」

「好了，去睡吧！記着爸的話——交友要謹慎！」

二

這是大豐罐頭企業公司，培克是公司的副會計，他在這公司有六年多的歷史了。會計楊老先生因爲第二期的肺病已經辭職，換了一個新人鍾祥富，這個人來頭很大，據說是總經理的堂侄兒，年紀不過三十歲左右，兩個眼睛像金魚般，好像要突出來的樣子，一個鷹鳥似的鈎鼻，十足一副奸相。更使人看不慣的，是他那媚上欺下的那種德性，唉，真叫人嘔氣！

說真的，論資歷許多職員都以爲他會遞補會計這個缺的，這年頭老實人很難做，沒想到……

鍾會計有一個認識不久的姘婦，這姘婦姓何，是個娼女出身的下賤女人。

「喂，阿富！你的妙計實現了嗎？」

「哦，爲了你，我是不顧一切的，嘻嘻，我的寶貝兒！」

「別肉麻勁了。告訴你，要是你這個計劃告吹了，那我們祇好分手！」

